

因无法满足直播要求拿不到底薪背上违约金

一些大学生掉入合同陷阱被困直播间

聚焦学生直播乱象

□ 本报记者 赵丽 □ 本报实习生 张博闻

来自安徽某高校表演系的罗莉刚成年就站在了“云端”——拿3个月租房补贴,拥有免费直播设备,成为某直播平台舞蹈区头部主播,某大公会也向她抛出“橄榄枝”。

“跳跳舞,钱就来了,不用问爸妈要生活费,那时候我觉得一切都很好。”罗莉说,直到公会和平台给她扣上“未满足合同约定”的帽子,背上两场官司,她才跌回现实。

去年12月,罗莉上了热搜:“被××平台索赔8000万的女大学生。”她就是其中的主人公。曾为MCN机构(专门为网络视频创作者提供服务的机构)提供法务咨询服务的刘昕告诉《法治日报》记者,虽然不是每个案子数额都那么大,但他所在的公司每个月都会处理300个到400个MCN机构与主播纠纷案,其中大多数是大学生主播,他们因违约被机构索赔高额违约金。

记者近日采访发现,对于大学生主播来说,直播时长、签约合同等都可能暗藏陷阱,涉世未深的大学生缺乏社会经验,很容易成为MCN机构和公会追诉违约索赔的对象。

受访专家指出,提升直播行业从业者的素养刻不容缓,要定期对MCN机构相关负责人进行职业培训,规范直播时长认定规则;同时要加强对大学生的就业指导,避免陷入不必要的纠纷。

达不到直播要求被机构高额索赔

2020年,直播平台第一次发律师函,索赔8000万元;2023年1月,平台第二次发来仲裁书,索赔变成了600万元。

几年来,罗莉妥协过,逃避过,最后在家人的支持下积极应诉,想向公会和直播平台讨个说法。

罗莉一直无法理解,天价违约金从何谈起,又为什么会有8000万元到600万元这么大的变动。“做主播3年,我实际到手的收入才不到20万元。”

“基于平台培养主播产生的高昂成本”——仲裁申请书中,直播平台称其为培育罗莉投入“经核算推广成本费用291万元”。

湖南商管律师事务所律师李炎代理过近百起主播与公会的纠纷。他告诉记者,主播需要在平台上卖力直播,而平台只要提供技术端口让主播开播,平台和主播需要履行的义务是不对等的,就算平台履行了合约,也不存在高昂成本。

有报道称,罗莉于去年年底向法院提出申请,希望判定直播平台仲裁协议无效,从而走诉讼程序,但申请没有被通过。

就读于北京某高校大四的邱念也正面临违约金赔偿。

大一下学期,邱念被招聘平台上招聘主播的信息吸引。当时课业压力大,加上MCN机构承诺每个月保底薪资8000元,这对她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因此应聘当天便签了合同。

签合同前,邱念仔细查看,发现合同期限为3年,合同上写明每天直播5个小时,每个月直播25天,然而,合同签订后,她却要求每天直播6个小时,每个月直播26天。

邱念要求按照合同执行,遭到对方拒绝,且一直没有将合同给她。“签完字后,MCN机构就以‘需要到深圳总公司盖章’为由把合同收走了,直到我被起诉,也没有拿到合同。”

直播满一年后,因学校课程紧张,邱念无法再满足直播时长要求。过了一段时间,她被MCN机构起诉,对方向她索赔13万余元。

“机构设定的直播时长很难完成,违约金又特别高,赔不起就让我继续直播还钱,这就好像一个闭环,主播在里面永远跳不出去。”邱念说。据邱念介绍,和她一起被起诉的,还有不少大学生主播同事。

李炎在实践中见到过不少类似情形。“大学生社会经验不足,很容易被不良MCN机构蒙骗,和公会产生合同纠纷的主播中,不少是女大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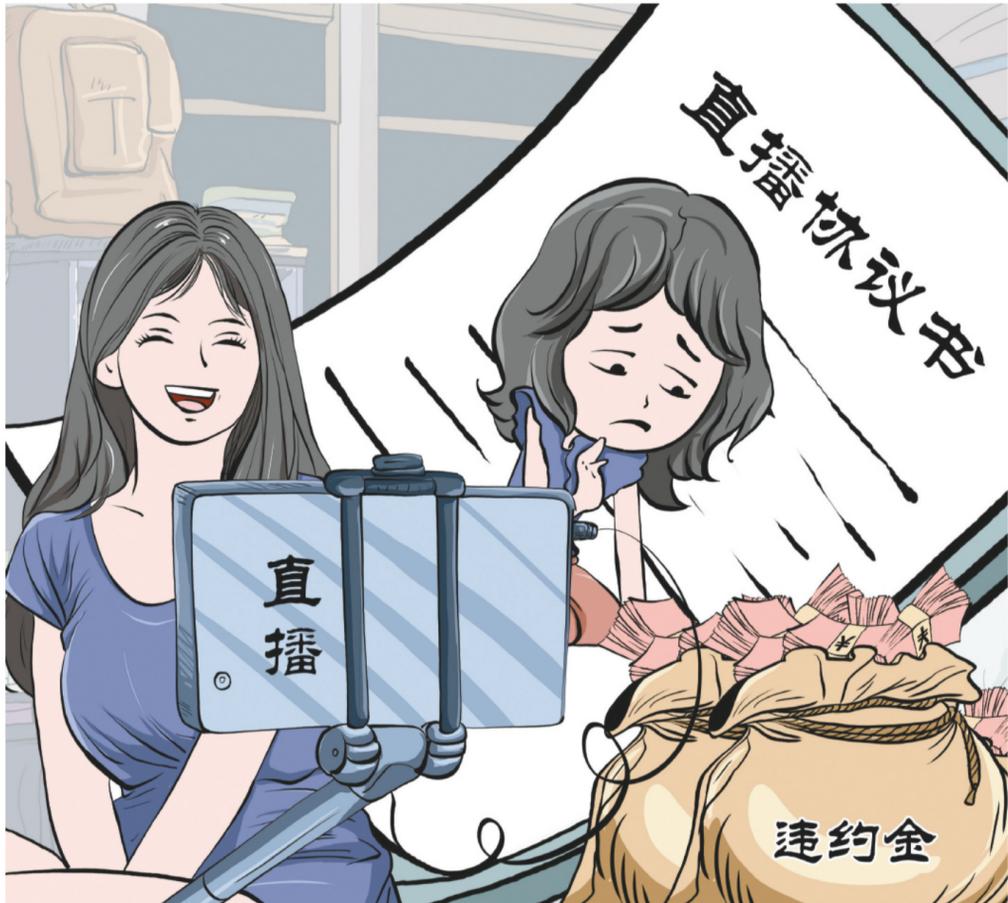
“一些MCN机构招主播,会先用一笔2000元至3000元的签约费作诱饵,签合同以后,会给主播寄一些廉价的直播设备,然后监督主播直播。一旦主播达不到合同要求,又不能及时调整,公会就会以主播违约为由要求其赔钱。”李炎告诉记者。

计时机制不合理有效时长不明确

不少受访的大学生反映,在求职招聘软件上有许多直播岗位,它们的介绍通常是“不需要打卡,不需要才艺,不需要工作经验,时间自由”,很吸引人,自己也想试一试。

曾是某知名娱乐公司星探的张先生对此表示“见怪不怪”。“从岗位要求来看,很明显就是为大学生量身定制的,只要有耳机和手机,就可以进行直播,签订合同后还有人负责培训、引流和资源对接。”

他在某娱乐公司工作了一年多,招聘了100多名娱乐主播,90%都是大学生。“对大学生主播



的工作要求,一般是每天定时定量直播,几个小时到十几个小时不等。”

然而,所谓的“定时定量”,就是罗莉直播生涯中的第一个“雷”。

罗莉注意到,合同要求是每月最低有效直播天数为24天,最低有效直播时长为120小时。她当时询问相关负责人,自己还要上课,没法播满怎么办?对方解释说,不会真的对在在校生这么苛刻,每天播一两个小时就行;至于3年的合约期,只要不跳槽到别的地方,停播也没问题。

但平台后来给到的“起诉”压力,让这些口头承诺烟消云散。

因为直播时长被“困”在直播间的还有李楠。

MCN机构承诺给李楠专业培训、内容策划、直播技术和运营指导等支持,每个月保底工资为6000元,前提是李楠每个月至少直播26天,每天直播时间不低于6个小时,李楠直播所获得收益的10%由MCN机构所有。

按合同要求直播1个月后,李楠并没有拿到6000元的基础薪酬,MCN机构给出的原因是李楠没有足够的有效直播时长。

“不知道他们对‘有效’是如何认定的,每次直播我都认真对待,从没有‘水’过时长。”李楠说,与MCN机构长时间协商无果后,她注销了直播账号,发誓再也不做主播了。

记者采访发现,一个月26天,一天播足6小时,这样的超长直播时长要求在MCN机构与主播的合同中很常见。

有业内人士透露,在不同的合同里,直播时长和有效直播时长标准并不一致,但“有效直播时长”已经成为MCN机构拒绝给主播支付保底薪酬的常用理由之一。

李炎也发现,经常有主播被MCN机构认为有效直播时长1天少了2个小时,或者1个月差了几个小时,从而被认定没有播足时长。

“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计时机制不合理,‘直播有效天’‘直播有效时长’与‘直播天数’‘直播时长’并不是一回事。但机构在签约的时候,通常告诉主播一天播6个小时就够了,可实际上这6个小时是有效时长而不是直播时长。”李炎解释道。

多名大学生主播向记者提出,6小时的有效直播并非易事,需要快速准确地击中观众的情绪,学会接住自己埋下的梗,琢磨自己的话术、妆容、直播场景等,对于还有学业要求的大学生来说很难做到。

“所以一些大学生主播往往只能坚持一两个月,之后多数选择停播,停播以后就会被MCN机构发催函,催促主播复播,如果不继续直播

则是违约,有的主播不能坚持,放弃这一行则将面临高额索赔。”李炎坦言。

招聘细则有猫腻格式条款藏风险

除了在直播时长设陷阱外,有些MCN机构为了招聘主播,在岗位细则上“挂羊头,卖狗肉”。

据李炎介绍,为了快速招到大量主播,很多公司会将招聘岗位设置为“桌游陪玩”等工作要求相对简单。一旦应聘成功,MCN机构往往在会采用“岗位招满”等说辞让新员工转岗为主播,以底薪、直播指导等套路诱惑求职者签约。

“这类岗位的职业要求不高,而且是大多数人感兴趣的岗位。大学生在应聘的时候,要注意甄别信息,谨慎签约。”李炎提醒说。

记者注意到,在某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发布“避雷”,以人事专员的名义招主播“招聘人事,实则招聘主播”等曝光帖。

白先生曾入职河南郑州一家传媒公司,主要负责招聘主播。他告诉记者,公司“猎人的”主要渠道是地推,由负责线下招聘的同事每天晚上到大学城附近寻找符合直播间审美的女孩,“和这些女孩子套近乎,哄骗她们签约为主播”。

“由指导老师在学生就业过程中提供有效指导,比如系统指出签约时可能存在的问题,不要轻易签约,要提醒学生注意合同中的陷阱和潜在风险,避免陷入不必要的纠纷。”李炎说。

业内人士特别提到,在平台经济模式下,平台以“流量”为诱饵,要求经纪公司旗下主播的直播内容、直播时长作出规定,总体上呈现“平台—中间商(经纪公司)—劳动者(签约主播)”的劳动控制策略。在这一策略下,尤其是大学生主播极易陷入过劳困境。

前述曾在某知名娱乐公司任职的张先生举例说,有效开播时间计算规则本就不合理。为了获取更高的打赏额,经纪公司常在协议中对签约主播的单次直播时长作出规定。主播未播够相应时长,将导致当日的劳动时间不被认定为工作时间。在这种计算模式下,主播的工作时间会出现低于其实际直播时间的现象,难以兑换和劳动付出相匹配的劳动报酬。

“直播准备时间也难以被认定为工作时间。在进行直播之前,主播需要准备直播内容,在直播后,需要拍摄视频以维持其粉丝黏性,这些直播之外的高强度创意活动,由于工作内容难以与正常的直播本业画上等号且过于零碎,难以被认定为工作时间,无法产生直接报酬收入。”张先生说。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建议,规范直播时长认定规则,要对直播外劳务活动作类别化分析。

“经纪公司认定直播时长无效的做法,不符合劳动法中按期足额发放支付劳动者工资的要求。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亦认定该约定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经纪公司可以通过流量扶持、奖金等激励方式引导新人主播进行持续直播,但不应扣除劳动报酬。此外,当直播时长和劳动报酬挂钩后,还会产生主播期望延长直播时长的情形。直播准备活动、制作粉丝音频以及参加直播平台活动等劳务活动应当被认定为工作时间内下的劳动,其活动呈现出类似‘待命时间’下劳动的效果。”郑宁说。

还有受访的大学生主播直言,公会的“压榨”也让人喘不过气。

来自江西某高校大三的主播陈杨说,她请假一天要扣1000元,直播时去上厕所也要获得批准。她和公会签的是经纪合约,而非劳动合同,这意味着公会不需要为她提供底薪和福利。

“小公会没有资源扶持,我的粉丝不到1万人,所以要躲开大主播的开播时间,早上6点起床,从7点播到夜里,和流量赛跑。”因为没人气,陈杨常在连麦PK中失败,被惩罚用口红画眼线笔在脸上画媒婆痣,王八,她自嘲“像个小丑”。弹幕里有骂她是“要饭的”,还有人刷了礼物提

出让她做人。

提升门槛加强监管规范时长定规则

“现在只需拿到营业执照就能开MCN机构,经营成本和违规成本都很低,如果一个机构开办不下去,再重新注册一家就可以了。通过企业信息查询平台很难查出来这类机构的风险信息。”李炎说,从规范MCN机构发展的角度来说,应当要求机构除了营业执照外,还需获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规范其营业行为。

在李炎看来,提升行业从业者的素养刻不容缓,至少以市为单位,定期对MCN机构的负责人和经纪人等进行培训和教育,提高MCN机构从业者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无论是行业中的企业负责人、股东还是业务经纪人等,都应遵守法律,减少利用合同漏洞对主播进行不正当索赔的事件发生。

在大学生主播层面,受访专家认为,应加强大学生就业指导,提升大学生甄别公司真实性和合法性,经营范围和岗位要求的能力。

“直播准备时间也难以被认定为工作时间。在进行直播之前,主播需要准备直播内容,在直播后,需要拍摄视频以维持其粉丝黏性,这些直播之外的高强度创意活动,由于工作内容难以与正常的直播本业画上等号且过于零碎,难以被认定为工作时间,无法产生直接报酬收入。”张先生说。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建议,规范直播时长认定规则,要对直播外劳务活动作类别化分析。

“经纪公司认定直播时长无效的做法,不符合劳动法中按期足额发放支付劳动者工资的要求。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亦认定该约定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经纪公司可以通过流量扶持、奖金等激励方式引导新人主播进行持续直播,但不应扣除劳动报酬。此外,当直播时长和劳动报酬挂钩后,还会产生主播期望延长直播时长的情形。直播准备活动、制作粉丝音频以及参加直播平台活动等劳务活动应当被认定为工作时间内下的劳动,其活动呈现出类似‘待命时间’下劳动的效果。”郑宁说。

“在收益分配一栏中,MCN公司往往将保底收益的方式转换为收益分成模式。这就意味着,如果MCN机构与主播约定了连续给主播3个月的保底工资,每个月保底5000元,但一旦主播在3个月内有1个月的分成收入超过保底的5000元,则MCN机构在次月无需给主播保底工资。结算时不会每月固定日期打款,目的是规避劳动关系。”刘昕说。

还有受访的大学生主播直言,公会的“压榨”也让人喘不过气。

来自江西某高校大三的主播陈杨说,她请假一天要扣1000元,直播时去上厕所也要获得批准。她和公会签的是经纪合约,而非劳动合同,这意味着公会不需要为她提供底薪和福利。

“小公会没有资源扶持,我的粉丝不到1万人,所以要躲开大主播的开播时间,早上6点起床,从7点播到夜里,和流量赛跑。”因为没人气,陈杨常在连麦PK中失败,被惩罚用口红画眼线笔在脸上画媒婆痣,王八,她自嘲“像个小丑”。弹幕里有骂她是“要饭的”,还有人刷了礼物提

出让她做人。

提升门槛加强监管规范时长定规则

“现在只需拿到营业执照就能开MCN机构,经营成本和违规成本都很低,如果一个机构开办不下去,再重新注册一家就可以了。通过企业信息查询平台很难查出来这类机构的风险信息。”李炎说,从规范MCN机构发展的角度来说,应当要求机构除了营业执照外,还需获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规范其营业行为。

在李炎看来,提升行业从业者的素养刻不容缓,至少以市为单位,定期对MCN机构的负责人和经纪人等进行培训和教育,提高MCN机构从业者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无论是行业中的企业负责人、股东还是业务经纪人等,都应遵守法律,减少利用合同漏洞对主播进行不正当索赔的事件发生。

在大学生主播层面,受访专家认为,应加强大学生就业指导,提升大学生甄别公司真实性和合法性,经营范围和岗位要求的能力。

“直播准备时间也难以被认定为工作时间。在进行直播之前,主播需要准备直播内容,在直播后,需要拍摄视频以维持其粉丝黏性,这些直播之外的高强度创意活动,由于工作内容难以与正常的直播本业画上等号且过于零碎,难以被认定为工作时间,无法产生直接报酬收入。”张先生说。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吕佳慧

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有一家三姐妹为如何更好地照顾父母这一问题争执不休,德清县社会治理中心“德清嫂”调解工作室及时介入进行调解,通过一对一谈话、询问、劝解,三姐妹的情绪逐渐平复了。

不料,次月父亲去世,三姐妹为了如何照顾母亲出现不同意见,要求再次进行调解。这次调解,工作室针对矛盾焦点寻求“中间点”,提出可行方案:三姐妹一人两天轮流照顾母亲,小妹身体不适时,由大姐二姐承担照顾职责。至此,一段曲折的赡养案落下帷幕。

这是“德清嫂”调解团队对症下药,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的生动缩影。10多年来,德清县深耕迭代“德清嫂”调解品牌,以人民调解员为核心,整合驻村法官、律师、社工、心理咨询师等多方力量组建调解团队,目前已在全县范围内组建了185支镇村“德清嫂”调解服务队。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德清嫂”,投身于家事调解、纠纷化解等基层服务。“德清嫂”调解团队通过机制优化、力量融合,健全解纷平台,让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走上法治化轨道,逐步探索形成基层治理的“德清嫂”新模式。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走进德清县,探访“德清嫂”背后的故事。

优化方法对症下药推动化解矛盾纠纷

在德清县社会治理中心一拐角处,记者见到了“德清嫂”调解工作室。一进门,一面写着“法律信仰,人文情怀”的锦旗映入眼帘。

调解工作室负责人、“德清嫂”姚惠文介绍,2019年4月,“德清嫂”调解工作室成立并入驻德清县社会治理中心。从最初50人组成的一支女子巡逻队,到如今185支分散在不同乡镇街道的多元化调解团队,姚惠文见证了“德清嫂”调解团队多年来的发展历程。

凭借多年社区工作经验,姚惠文很善于化解民事纠纷“疑难杂症”。在一次又一次调解工作中,她坚持在法度、尺度和温度中找准调解微切口,由此总结了冷却降温法、情理交融法、案例引导法等一系列工作方法。

姚惠文形容,调解纠纷就像老中医诊疗,通过“望诊于形”“闻诊于情”“问诊于源”“切诊于症”的“四步诊疗”矛盾化解模式,将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在姚惠文的带领下,“德清嫂”调解工作室成为“德清嫂”人民调解团队的主要力量,年均调解各类纠纷600多起。

“‘德清嫂’调解工作室将调解经验转化成一套固有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以隐患联防、矛盾联调、问题联治,服务联办‘四联’工作法为抓手,对不同类型采取不同的调解方案,总结提炼形成‘调和剂’‘致中剂’‘会商剂’‘剂剂方’,切‘症结’,解‘顽疾’,确保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德清县司法局副局长姚欣平告诉记者。

积极发挥各自优势融合多元解纷力量

2022年深冬的一个夜晚,李某与朋友王某等人在王某家喝酒吃饭,后李某骑电瓶车回家,次日清晨却被发现摔倒在路边沟里,因抢救无效死亡。

李某家属走投无路,只好来到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寻求帮助。值班的万春霞既是一名律师,也是一名“德清嫂”调解员,她第一时间安抚家属悲痛的情绪,并立即了解事情经过。

调解过程中,各方就赔偿金额始终难以达成一致,谈判多次陷入僵局。本已到了下班点,但万春霞考虑到死者家属的情绪,在调解现场为双方搭建沟通平台,从法律角度分析案情,同时结合情理,为死者家属争取了最大的利益,最终,经历五轮谈判,在晚上9点左右,调解取得成功。

在德清县晨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调解工作室里,社工严亚凤也是“德清嫂”调解团队的成员。去年一起家庭婚姻矛盾纠纷的当事人来到调解工作室寻求帮助,严亚凤多次与双方进行沟通联络,她耐心协调,当事人各自反省并改正了错误言行,这起矛盾纠纷也随之化解。

在德清县洛舍镇,调解员陆方琴用热心、爱心和真心,将一个个矛盾纠纷由大化小,由小化了,获得当地村民频频点赞,被称为“金牌调解员”。

在纠纷调解过程中,陆方琴意识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群众的法律意识逐渐提高,如果想让大家心服口服,就不能单纯依靠情理来调解,而是要用证据和法律说话。

为此,她参加相关培训,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民法典等法律知识。一年多来,她累计参与调解矛盾纠纷70余件,调解成功率达98%,收到群众赠送的锦旗7面。眼下,陆方琴每天不是在调解,就是在去调解的路上。

律师、社工、居民……多年来,这些来自不同群体的“德清嫂”们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依靠法律、运用法律从源头化解矛盾纠纷。

目前,德清县范围内已设立185支镇村“德清嫂”调解服务队,统筹专职调解员1030余名,团队年均调解矛盾纠纷协议金额超千万元,群众办结满意率达99.6%。

数字赋能线上调解不断融合法治力量

对于日常发现的矛盾纠纷“苗头”,“德清嫂”们能解决的就地解决,不能解决的第一时间通过“掌上基层”数字化平台进行反馈,确保矛盾纠纷发现在萌芽、处置在当下,跟踪到闭环。

去年9月,“德清嫂e家”数字化平台全面上线,立足妇女打开开展微活动,提供微服务,满足微需求的阵地“微家”。妇女群众可以根据定位找到身边最近的微家,报名参加活动,真正实现服务妇女儿童零距离。目前,“德清嫂e家”平台已有283个妇女微家,24个执委工作室上线,发布活动预告50个,活动小结45个,参与妇女群众1300余人次。

除了数字化赋能线上解纷平台外,“德清嫂”调解团队也在不断融合法治力量,构筑和完善线下解纷机制。

“感谢你们,我终于在德清有了遮风挡雨的落脚地!”今年3月,张芬(化名)对“风铃港湾工作室”表达了深深的感激。

原来,张芬与丈夫离婚后分得了农村住宅一间房屋的居住权,因各种原因,张芬无法实现对房屋的居住权,遂把前夫告到法院。在庭前阶段双方矛盾激烈,互不退让。在“风铃港湾工作室”法官顾敏芳、“德清嫂”徐云兰的多次协商调解下,最终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张芬也终于实现了房屋的居住权。

2018年,县级妇女公益性维权帮扶基地——“风铃港湾工作室”在德清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正式成立。“风铃港湾工作室”邀请了“德清嫂”及社会工作者、心理专家等成员,采用“破冰、接纳、同理”等专业技巧,有效化解家事矛盾纠纷,促进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

“有关家事婚姻类的案件在审判后,其中的矛盾纠纷还是有些‘纠缠不清’,要花很多心思去解决。”德清嫂”们会发挥她们特有的优势来帮助我们,给法院减轻了不少压力。德清县人民法院审判庭法官助理王佳怡说。

此外,德清县人民调解员协会还成立了“德清嫂”调解工作指导委员会,在县司法局、县妇联的指导下,各镇村三级建立“德清嫂”特色调解工作室26个;同时,组建了一支由15名家事管理专家构成的“婚调员”队伍,包括退休法官、律师、各镇(街)妇联主席、乡贤、社工等,为开展婚姻家庭纠纷化解工作提供专业支持。

(文中受访主播均为化名) 漫画/李晓军

对症下药依法从源头化解矛盾纠纷

记者探访湖州「德清嫂」背后的故事